

莫
人生得意须尽欢
使金樽空对月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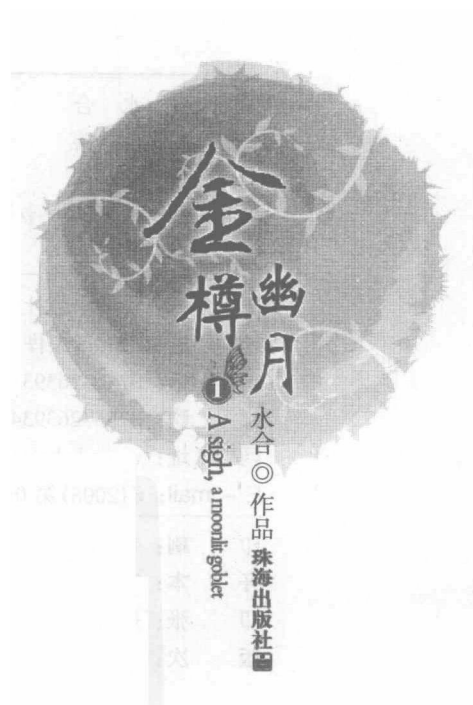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说你是凌云驾凤的得道仙人，
是九五至尊的沧海遗珠，
是万人唾弃的叛臣贼子，
而在我心中，
你只是那清晨第一朵的拈花微笑，
是我不羨鸳鸯不羨仙的海枯石烂。
反正，这一生是赖定你了……

金樽幽月

1
A sigh, a moonlit goblet
水合 [作品]

[2008]
奏出最华丽婉转笑中带泪的仙幻恋歌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樽幽月 / 水合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 4
ISBN 978-7-80689-955-7

I. 金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4054 号

金樽幽月

作 者: 水 合
责任编辑: 姜 蓓
特约编辑: 陆 露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·沐 雪
版式设计: 郭 艳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莱芜市正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32 字数: 607 千字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55-7
定 价: 46.0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· 阴谋 · 001
第二章 · 红药 · 012
第三章 · 白蛾 · 019
第四章 · 鬼画 · 026
第五章 · 绿瞳 · 035
第六章 · 守宫 · 041
第七章 · 鸳鸯 · 046
第八章 · 风荷 · 055
第九章 · 色戒 · 068
第十章 · 逃难 · 082
第十一章 · 翠虚 · 098
第十二章 · 遇袭 · 112
第十三章 · 灵宝 · 125

目
录

Contents



第十四章 · 山战 · 133
第十五章 · 沉酣 · 149
第十六章 · 鬼节 · 161
第十七章 · 回京 · 172
第十八章 · 秋困 · 181
第十九章 · 医女 · 188
第二十章 · 中秋 · 197
第二十一章 · 重阳 · 206
第二十二章 · 土雨 · 211
第二十三章 · 出诊 · 219
第二十四章 · 木鸟 · 228
第二十五章 · 进宫 · 240



京城已是黄昏。烟花巷，白月坊。

红绡罗帷暧昧低垂，客厅里暗香缭绕，气氛却有些冷清。

“什么？您要我去勾引紫眠大人？”白月坊的当家花魁龙白月水眸圆睁，手一滑，差点翻掉杯中甜酒。

“是的，”当朝宰相不在意她的失态，继续话题，“我们一班人都商量过了，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“可是，”龙白月苦笑，“他好像是个道士吧？”

龙白月口中的紫眠大人，是当朝司天监的技术官。听说他原本是信州的道人，接受了当地道录大人的推荐，来京师受职，却不愿意在京师道录院当一名普通道官，转而进入了司天监。

勾引修道之人，会不会夭她寿哦？

“道士怕什么，什么男人见了你不销魂蚀骨？”宰相讪笑道，不改初衷。

“可是，有什么重要的理由，需要我去勾引他呢？”老辣的宰相竟使用下三滥的美人计，这事倒蹊跷。

“你这里消息四通八达，可听说过那紫眠大人的身世？”

龙白月一愣，点点头。

司天监的技术官，主要从事天文历算。而紫眠大人作为嗣汉天师紫玄真人的高足，尽管在司天监任职，皇家每年为国祈福的金篆斋却都是由他主持。因此圣上还破格授予他正四品的虚衔，使其地位高于一般的技术官和道官。

就连镇压云南叛乱负责随军占卜，运用奇门遁甲占星望气的重要任务，也是交给了



紫眠大人。

据说这些都与他的身世有关——他令人匪夷所思的神力来源于他的狐妖母亲，当然这舌根可不能乱嚼，因为另一个传言更加引人侧目——他是当今圣上的私生子。

按说皇室血脉何其尊贵，可此事至今仍无定论——皇帝不曾出面辟谣，紫眠大人也没公开过自己的姓氏，只传说他二十四年前被嗣汉天师从深宫里抱出来，带回信州龙虎山的道观抚养，如今入朝为官，以报父恩。

传说牵扯上天子与狐妖有染——这是个掉脑袋的话题，所以世人只敢侧目，哪敢公开多言。

龙白月未曾想自己会与紫眠大人扯上关系，对宰相一掷千金的委托多少有点踌躇。

“镇压云南叛乱得胜还朝，他已经立了一功。密闻他这次回京城，今年夏末就要用祝由术对北边燕王施咒，此举如若成功，他的神力就将抵御燕国的侵扰……你也知道他身世的传言了，任他太过招摇，恐怕会影响到太子的地位，这是动摇国祚的大事，我们不可能放任不管。”

“您认为紫眠大人真能成功？”龙白月挑眉。这也太玄了吧？

“他的实力不可小觑，我们之前也设法对付过他……如果他真那么好打发，也不至于今日要求助于你。”

“为什么大人那么信任我呢？”龙白月媚笑，为宰相斟酒，“当真觉得白月倾国倾城？”

“挑上你自然有我们的道理，”宰相悠闲地呷下一口酒，“流传在坊间的白月坊狐妖，和你脱不了关系吧？”

“这种流言蜚语根本不值一晒。”龙白月立刻正襟危坐，警惕地答道。

“不管流言是真是假，你的媚术却是货真价实的，”宰相用酒杯轻叩着紫檀小几，“希望你的媚术，可以为我所用。”

“白月能为大人做什么呢？”看在银子分上，龙白月媚眼一转，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

“接近他，让他迷上你，让他诅咒燕王的作法彻底失败。”

“他迷上我，就会失败吗？”龙白月倒不明白了。

“嗯，只要他迷上你，由我们负责让他在朝中身败名裂，皇上只要肯将他贬回信州原籍，这事就成了。”宰相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龙白月的面容，“如果失败了，你也只是一步棋，影响不了全局。”

龙白月手一颤，心底不由得寒战起来。是的，她是下九流的低贱女子，自然随时都可以成为牺牲品——但是，想到那笔优渥的报酬，龙白月就只能狠下心咬咬唇，点头应允下来。

——人为财死，妈的，她干了！

纹银三百两。

送走宰相，龙白月一人守在桌边，盯着银子发呆——预付三成做定金，干下这一票，她就能带着宝儿金盆洗手远走高飞了。

一切真的很诱人。

她也清楚自己正打着玩火自焚的主意，可面对如此丰沃的报酬，有几个人能不昏头呢？

丫鬟宝儿端着热茶，用肩膀拨了珠帘进来。她看看堆了一桌的银子，再瞧瞧沉思的龙白月，冷不丁开口问道：“你还是答应了宰相？”

这丫头又在外偷听了，也好，省却了解释来龙去脉的麻烦。龙白月瞄她一眼，故意重重地叹口气：“唉，由不得我不答应。”

“做不来，早点回掉不就得了？现在收了银子倒来伤脑筋。”宝儿努努嘴。

“我还不是为了你！你个小母狐狸，吃我的喝我的，这么挥霍下去，哪一年才能赚够从良的钱？”龙白月抬眼就要瞪她，见她故意抬头望天，好气又好笑，“又装傻，刚刚你没偷听到吗？人家说白月坊闹狐狸呢！”

“人家怀疑的可不是我！”宝儿贼笑起来，摇头晃脑，学着宰相老气横秋的语气，“不管流言是真是假，你的媚术却是货真价实的。”

“找打！当初真不该在祁连山救下你。”龙白月笑着吹吹茶。

“那真是劳你相救了，”宝儿假笑道，“也不知当初是谁踩着人家尾巴，一定要人家报答的呢？”

龙白月眨眨眼，很无辜地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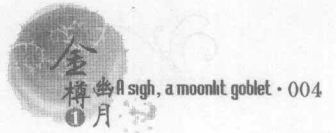
“最可恶的是竟然嫌我名字犯了你的讳，硬替我改名为宝儿！”宝儿皱皱鼻子，龇出两粒小小的狐狸牙，“我叫连山月啦！”

“哪有丫鬟叫这名字的？比我的名字还好听，不是冲我叫板吗？”龙白月捏捏宝儿圆鼓鼓的脸蛋，娇笑着，“谁让你道行浅，被人踩了尾巴就动弹不得？”

“哼！笑我不成气候？”宝儿拖了凳子坐下，得意洋洋地跷起二郎腿，“告诉你，等我再修炼个几年，得了道、成了仙，绝对会风情万种！想当年我那得道成仙后离开祁连山的姨妈，可是比天仙还美……喂，你不许打瞌睡啦！”

“拜托，这话你已经反复讲了三年了。”到底是六十岁的一只狐，就算外表仍是发育不全的毛丫头，老太婆的做派倒是不假，“紫眠大人明日抵京，到时候如何接近他，我连半点头绪都没有呢。”

“要不我替你卜一卦吧。”宝儿袖子一挥，窗外一片树叶飘飘然飞了进来。她抓住树叶，双手合十将树叶并于掌中揉了几揉，嘴里咕咕叨叨了几句，便双掌摊开查看树叶上



的痕迹。

“上面都说了些什么？”龙白月满心期待地望着宝儿。

“神谕的前七个字是……”宝儿双眉紧皱，慢慢念道，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龙白月冲宝儿的脑门就是一掌，“你这算哪门子的神谕呢？尽是些废话。”

宝儿揉揉额头，也觉得自己讨了个没趣。她气呼呼地将树叶揉成一团，随手丢出窗外。

“哎哟，是宝儿吧，又往外乱丢东西了，险些碰歪了老娘新戴的花。”屋外忽然有人尖叫起来。

“柳妈？”宝儿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也大声跟着招呼，“您这时候来白月坊有何贵干哪？”

“有人要我交封信给龙姑娘。”

“托你的人是谁？”龙白月也站起身来，她走到宝儿身后，露了小半张脸问。

“不认识，是生面孔。”

龙白月接了信，展开一看，吃惊得笑起来：“明日午时，着黄衣，城东永定桥上碰头？”

不会吧？如果她没记错，明天应该是紫眠大人进城的日子，宰相这么猴急？

“那今晚白月坊要不要闭门歇业？”宝儿问。

“为什么？时间不是定在明日午时嘛，关今晚何事？”龙白月不以为然。

“今晚若是不歇业，明日午时你起得来？”宝儿很不信任地瞄瞄龙白月。

“那不管，今天可是个重要日子。”龙白月掰着指头数起来，“今晚要和李员外了断，他缠我缠得太紧了；要问张大人要缠头，他上次答应要照应我这个春天的衣裳开销；还要问方儒生求首艳词，他可是白衣卿相，有他的词给我唱，绝对能打败凝香楼那帮小蹄子……”

入夜。

距京城一百里的河道上，一艘庞大的黑色航船正缓缓地向京畿方向行进。沉稳的桨声破开了夜色，船上白色的竹纸灯笼连成一线，朦胧的火光将两岸映得昏暗。

船头的显眼处，昭示主人身份的旗帜只微微展开了一角，依稀可以辨认出一个“紫”字。是了，这正是紫眠大人的船。

此刻，舱中沙盘上扶乩出一行小字。

“小心祸从天降？”紫眠大人的贴身小徒明窗尘立刻大惊小怪起来，“师父，大事不妙哇！”

在他身后浅眠的主子连帐幕都懒得揭开：“没事的，我并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呢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明窗尘再度将脸转向沙盘，神色就是轻松不起来。他生平第一次扶乩，就卜出这种不祥的预言，真是出师不利呀。

“窗尘，这毕竟是你第一次扶乩，准确与否很难说的。”

“不过师父，我卜问的可是我们进入京城遭遇的第一件大事，所以师父还是小心为妙。”

“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”紫眠拢拢身上的薄被，无名指点上眉心，闭目凝神算了一下。

的确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，相对于窗尘卜出的“祸从天降”，他的预感里反倒有温暖幸福的味道。窗尘的祸事是他的福祉……难道上天会让窗尘变哑巴？

紫眠微笑着，在徒儿的喋喋不休中沉沉睡去。

翌日。

“快起来啦！”宝儿用力将昏睡中的龙白月扯出狼藉的被窝。

“现在什么时辰……”龙白月伸出白皙圆润的胳膊，昏昏沉沉地打着哈欠，一身的酒气混着香料味，甚是颓靡。

“已经巳时了！”宝儿怒吼道。

“天啊！”龙白月顿时清醒过来，“我还什么都没准备，完了完了，我还要赶到城东永定桥呢！”

她一骨碌爬起来跳下床榻，扯掉头发上细小凌乱的簪花，褪去罗衫，只穿着抹胸和罗裙，开始梳洗打扮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穿黄色衣服呢？”龙白月边洗脸边抱怨着。她不大喜欢黄色，这颜色的衣服还真不多。

“大概是为了醒目好认吧。”宝儿道。

“可我没有这个时节穿的黄色衣服呀。”龙白月嘟囔着将漱口的花露水吐进唾盂。

“我倒是有一件，要不借给你？”宝儿翻出自己的衣服献宝。

龙白月边梳头边瞅瞅宝儿那件半旧的鹅黄色半臂夹袄，上面还染了一大块油污，直接回绝：“还是算了。”

“我就知道，你替我买衣服向来偷工减料的。”宝儿气呼呼地冲她龇牙。

“倒不是料子不好，你这件款式旧了，万一今天就能和紫眠大人照面，第一印象很重要啊！”龙白月从衣箱一角拽出一套鹅黄色的纱裙，白色绫罗的衬里，襟口还攒了许多白缎带做的茉莉花苞。

“不会吧，你要穿这件？”宝儿睁大眼睛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转，“这是过端午才穿的衣



服，早春时节穿这个太夸张了。”

“冷是冷了一点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，”龙白月给自己打气，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嘛！”

龙白月穿好衣服，将一头秀发梳顺，编了个最近京城里流行的双环髻：“来不及梳复杂花样了，就这样吧。”

宝儿在一边点头附和：“不错，跟个黄花闺女似的。”

龙白月听了此言，也不禁洋洋自得：“呵呵，是啊，我也打算装清纯一点，男人不都吃这一套嘛。”

她故意羞涩地笑一下，举止神态还真像一个单纯的小家碧玉。

可转眼间，就见龙白月杏眼一瞥——厢房临街的窗户不知何时被人拨开了一条缝，一只鬼鬼祟祟的眼睛正往里偷窥。她娇叱一声，脱下一只绣花鞋，抄起来就往外砸。

窗外人影一闪，龙白月冲上去拉开窗子照头就骂：“哪家的小龟子？敢偷看姑奶奶换衣服，当心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站在一边的宝儿忍不住哀叹一声——这个性，还装黄花闺女，估计半个时辰就要现原形！

“离午时大概还差一刻吧。”匆匆忙忙奔出白月坊，龙白月望望灰暗的天色，暗自猜度。

今天的天气并不好，料峭的春寒、清冷的空气，早春树上刚抽出的嫩芽皱巴巴地耷拉着。龙白月一身轻薄的纱裙，经风一吹，更觉瑟瑟可怜。她心知路人频频侧目，所以心底更是命令自己从容些。

越往前走，街上便越喧闹，路人们兴奋的言语传入龙白月的耳朵：“紫眠大人的船到了……”

龙白月紧张起来。她四处张望，寻找接应自己的人，可此刻根本没有人与她目光相碰。大家都往桥上挤，希望能一睹传闻中神秘的紫眠大人：“船要过桥了……”

喧闹声中，龙白月不由自主地被看客挤上永定桥。她方站稳脚跟，一瞥眼，便看见一艘巨大的乌木航船。那庞然大物吃水很深，船身沉稳地挤开碧绿的河水，浪花撞得河道哗哗作响。

河边看客尖叫着躲避飞溅的水花，妇孺们唧唧喳喳地叫笑，反衬出航船的沉静——此刻舱外甲板上空无一人，只有船舱边的白色灯笼在微微摇晃。

“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嘛。”龙白月轻声嘟囔，踮起脚尖，奋力挤到桥边。

混乱中，不知何处窜出一只手，竟公然在她的臀部捏了一把。龙白月浑身一僵——

有人乘乱占她便宜！她又惊又怒，飞快地转身，一边拽着自己被人群卷住的裙幅，一边竖起眉眼寻找可恶的登徒子。

忽然，她对上一双猥琐的眼睛。

一定是这个人！龙白月恶心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她张开嘴唇，刚要破口大骂，人群却在这时候猛地往前一拥，暗中似乎有一双手，猛地推了她一把。

“啊——”

“怎么？”紫眠诧异地抬起头，他似乎听到有人在惨叫。

“师父，有人从桥上掉下来了！”一边的明窗尘反应倒快。

“糟糕，快停船，别让那人被压在船下。”紫眠丢下手里药书，飞快地推开舱门奔上甲板。另一边明窗尘也手忙脚乱地跑去操控机括，将船强行停住。

落水的正是龙白月。当她直直扎入河水中时，因受惊而散乱的神志被冰冷的河水刺激清醒——她落水了，她要赶快浮起来！她开始挣扎，蹬腿、摆手、浑身扭动，双目即使刺痛却仍然圆睁着，试图看穿眼前这一片混沌的绿色。

不远处有庞大的黑影正向她逼近，龙白月被吓愣住，片刻后她认出那怪物的形状——那是船，是紫眠大人的船。

随着间距慢慢缩短，船身的颜色开始呈现出灰蒙蒙的一片，长期浸泡在水里让船底长满了寄生物，密密麻麻，全是灰白色层叠在一起的牡蛎。

不再挣扎的龙白月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上浮，被浮力带出水面的前一刻，她却看清了船底寄生的“牡蛎”到底是什么。

那是累累的白骨！比常人的小许多，头颅只有婴儿拳头大，骨架佝偻着蜷缩在一起。骸骨层层叠叠密密麻麻，正用黑洞洞的眼窝盯着龙白月。

龙白月惊骇地大叫，河水立刻灌进她的嘴里，随着倒抽气的动作压进她的胸腔。她的小腿痉挛起来，剧烈的疼痛令她昏厥过去。

这时紫眠已攀着绳梯临近水面，他的双眸在碧水上仔细地逡巡，一见龙白月浮出水面，立刻将她一把捞起，夹着她用单手困难地攀援绳梯，翻上甲板。

他将龙白月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按压她的背，帮她吐出腹内的水。可龙白月却没有醒过来，她瞳孔涣散脸色苍白，嘴唇转为青紫，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。

紫眠心知不妙，这是惊悸过度元神出窍的状态。

“她肯定看见他们了！”他抱起气若游丝的龙白月，快步进入船舱，“窗尘，快拿收惊还魂丹来！”

“是，师父！”明窗尘慌忙从琳琅满目的药柜里翻出一只青釉瓷瓶，送到紫眠手里。



桥上众人依旧在亢奋地咋舌议论，明窗尘担心师父着恼，赶紧关上舱门。

三粒黑色的药丸被垫在龙白月舌下，慢慢弥漫开的清苦味，一点一滴将她飞散的魂魄收回来，她青紫色的嘴唇渐渐恢复血色。

紫眠洗净双手，又伸手在博山炉上薰过，之后打开放置金石の柜子，从第二层搁架上的五色纸中抽出一张黑色的符纸，用薄薄的银刀裁下细长的一条。

“师父，你真漂亮啊。”一直在一边端详龙白月の明窗尘冷不丁开口。

在一边裁纸画符的紫眠没好气地瞪徒弟一眼：“她是很漂亮，不想她香消玉殒就快去生火吧。”

打发走明窗尘，他将刚画好的五行收水符贴在龙白月の肩胛，符纸立刻变湿，滋滋作响着蒸腾出白色的水汽，很快便收干了龙白月の衣服。

昏迷中的龙白月恢复了一些气色，看上去如同单纯的孩童，坐在一边的紫眠默默地打量她。

的确是世人眼中的美人。发色浓黑有亮采，面骨清秀端正，看来性格强而品行正；眉心明朗、吊梢眉眼、樱唇略薄，暗示了主人的风流轻薄；色艳神浮，非大家闺秀；身骨单薄，不是福命。印堂微有黑气，身遇邪祟？

紫眠不禁一愣。看这黑气似乎由来已久，应该不是船下游魂所致吧。

那会是什么？

他怔忡了一会儿，见龙白月头发都已变得蓬松，便替她揭下收水符，顺手用符吸干自己被弄湿的袖子。

能看见船下游魂，算是有灵性的体质，能遇见些别的怪力乱神，也并不奇怪。紫眠决定给龙白月服些幻药，抹除她一个时辰的记忆。虽说幻药会有点伤身体，但总归好过恐怖的记忆。接下来只要在她醒来前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她弄下船问题便全部解决。

明窗尘生起火炉，舱里渐渐地暖起来。他又给博山炉里添了块香饼，氤氲的烟气弥散开，苏合香清甜的味道缭绕在空气里，竟将龙白月意外地唤醒。

“死宝贝，又浪费我的香饼，谁让你一次焚那么多。”她闭着眼睛，像诈尸一样直挺挺地坐起来，嘴里不住地叨咕。

及至她睁开双眼，却发现两个陌生的大男人正冲着她发愣，心下顿觉不妙。

明窗尘拿着香盒无辜地问道：“我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啊？”

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处境？环视精致的房间，龙白月期期艾艾地开口：“这……我这是在哪儿？”

正打算用附子和洋金花配幻药的紫眠很是尴尬地放下药臼：“你醒了？实在是抱歉，方才让你受惊了。”

“方才？”龙白月一愣，回忆起之前恐怖的一幕，立刻揪紧前襟尖叫起来，“那些骸骨！”

“抱歉，你冷静些。”紫眠上前按住她紧张的拳头，“那些游魂是无害的。”

“游魂？”龙白月嘴唇发抖，匪夷所思地望着眼前这个好看的陌生男人。

“是的，我们刚刚从云南回来，你知道之前班师回朝的镇压云南叛乱的大军吧。”紫眠试着解释——不知道该如何婉转，有些头痛，“那些船底游魂都是在云南阵亡的将士，是我们一路从云南带回来的，为的是让他们魂归故里。一路上已经解散了好些，你看见的，已经是最后一批等待超度的亡魂了。”

“将士的亡魂吗？”龙白月惊愕不已。

“是的，我们没料到会有人落水看见亡灵，真的很抱歉。”这女子看似单薄，没想到却能这么快醒来，倒是叫紫眠吃惊不小。

“落水，对呀，我方才落水了。”龙白月低头看看衣服，并没有被换过，却是干的，“我昏迷很久了吗？”

那她可就误事了。

“没有，你只昏迷了一刻钟。”紫眠照实相告，“看来你的身体并无大恙。”

龙白月呆呆地盯着紫眠看了一会儿，终于回过神来——眼前这神乎其神的男人，该不会就是紫眠大人吧？！

她忐忑不安，迟疑着开口问：“你是……紫眠大人吗？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

“啊——”龙白月按住额角，俯下身子，“我的头好疼。”

她刚刚怎么就没想到呢，这船舱华丽的陈设，遍布的古怪药柜，这满口神怪又长着一双狐狸眼睛的男人。

她该怎么办？此刻根本没有接应的人给她设定计划。

“姑娘……你没事的话，我可以派人送你回家……”刚入京就碰上这种事，真是麻烦哪。

这是逐客令吗？暗怀鬼胎的龙白月心如乱麻，她是该就此赖上他，还是乖乖被他送回去等待宰相的指示？

“姑娘？”紫眠看着缩成一团的龙白月，再次试着问，“请问府上在……”

龙白月抬起头来，双目盈泪，虚弱地呻吟：“我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”

船舱里顿时一片沉寂。

龙白月大气都不敢出，她不知道拥有神力的紫眠大人会不会看穿自己的谎言。就在龙白月觉得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着的紫眠大人终于开口打破了沉寂：“什么都



想不起来了，是吗？”

她强迫自己抬起头来，尽量使自己的眼神显得无助可怜、单纯柔媚，去直视一双怀疑的眼睛。她不断地给自己打气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，多少男人都被她的眼神骗过，即使是通鬼神的道士，也不会例外。

紫眠的脸上已没有了和颜悦色，他的直觉告诉自己，事情决不是如表面这般简单。

背后真正的麻烦是什么呢？他这次竟参悟不透了，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到底是吉是凶，他此刻竟然一点也算不出来。

“我想不出落水前发生了什么。我的头好疼……”龙白月抚着额角，弱不禁风楚楚可怜。她仔细地察言观色，可恶呀，眼前这个男人的神色里竟然毫无占便宜的贪婪，或者怜香惜玉的柔情。

他竟然只是单纯地在发愣。

“名字呢？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吗？”一旁的明窗尘好奇地问。

“想，想不起来了……”龙白月顺水推舟。

“那你刚刚说的宝儿是谁？”

“宝儿，是谁？”她索性装到底了。

“师父呀，她会不会受惊过度失忆了？”明窗尘转过头问自己的师父，“可是，她还记得自己有落水，有看见游魂呀？”

“记得受惊，只忘掉以前的事情，也不是没有可能……”紫眠狐疑着回答徒弟，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。

果不其然，一边的龙白月立刻两眼放光：“真的会这样吗，恩公？”

“恩公？”紫眠和明窗尘被这称呼吓了一跳。

“大人搭救了我，自然就是我的恩公了。”龙白月眉眼间又开始媚态盎然。

“这下可怎么办，师父？我们害这位姑娘失忆，在她恢复前我们得收留她吧？不然她无处可去呀。”明窗尘的馊主意正中龙白月下怀。

紫眠知道自己真的惹上麻烦了：“窗尘，船上带着女眷不方便的。”

“没关系啦，随便收拾一间舱房给她就好，琐事有我照顾呢。”

紫眠闻言也不再坚持。处变不惊该是修行之人的作为，对于她的介入，他不妨静观其变好了。或许，事情很快就能了结呢。

“那么窗尘，你把这位姑娘安置在存放本金本银的仓库好了。”

“咦？师父，为什么呀？”窗尘有点纳闷，那个房间很冷的。

“因为我只能确保那个房间没有毒药呀。”

她这是来到了什么鬼地方啊，龙白月闻言心下暗暗叫苦，不会壮志未酬，就先被药

死在这里吧。

“姑娘你放心，我多给你准备几床被褥，晚上再添置上熏笼，就不会冷冰冰的了。”明窗尘一路絮叨，将龙白月引到一间舱房前，“房间比较简陋，姑娘你将就一下吧。”

龙白月一进屋，立刻目瞪口呆：“这房间……这房间……实在是太华丽了！”

只见舱房两侧，从地板到屋顶，储藏着满满的金银。硕大的金银砖块分列两边，砖块细小的棱面，反射着璀璨的金银色光芒，映得屋子金碧辉煌。

“这，这是真的金银吗？”她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钱哪！

“是啊，这是师父炼丹用的本金和本银，都是每年朝廷御赐的。”明窗尘将被褥铺设在金银中间，“姑娘你要是觉得这些金银太刺眼，把旁边的帘子拉上就好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的。”她巴不得天天被这些刺眼呢。这是她只有在梦里才能住上的房间啊！

“那姑娘你先休息，我晚些时候再来唤你用膳。”明窗尘布置好被褥，关上房门就走了。

龙白月立刻生龙活虎地跳进被褥，激动万分：“天哪，这面尽是金子！”

她翻个身，继续哀号：“天哪，这面全是银子！”

她一骨碌爬起来，吃力地抽出一块金砖：“好沉哪，得有五十两吧！”

金砖厚实沉重，在暗中也反射出一道金色的光芒，映在龙白月细嫩的肌肤上，照耀得她几乎睁不开眼，冰凉的手感让她不自禁地颤抖。

她将金砖搂在怀里，坏笑着暗自算计：一千两银子，不过是这里的沧海一粟，不如索性敲紫眠大人一千两的竹杠，然后远走高飞逃过宰相的耳目？

龙白月放回金子，躺倒在被褥里伸个懒腰，陶醉地闭上眼……



第二章 · 红药

滇南多蛊毒，擅蛊术者，苗獐妇人也。

贩卖鱼、肉、菜的行市热闹非凡，明窗尘和龙白月提着篮子，挤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间。

“谢谢你来帮忙啊。”明窗尘叨着刚出炉的梅家蟾鱼包子，两眼骨碌碌地绕着菜摊子打转。

“没事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龙白月心不在焉地随口应着。她好不容易赖在紫眠的船上可不是为了混吃等死的，白月坊里宝儿可在等着她呢，她逮着机会和明窗尘一起下船买东西，为的就是能多在街市上出现，以便接头的人找上她。

“你这两天没睡好吧？”明窗尘挑了几枚新鲜的梨子，用纸包好放进篮子。

顶着两个黑眼圈的龙白月无精打采地敷衍着：“还好吧。”

天天晚上对着一屋子的金光照银灿灿，能睡得着才怪。

她的到来太突然，让紫眠师徒二人全无准备，只晓得给她添些衣物，却对胭脂花粉之类全无概念，龙白月素面朝天好几天了，他们愣是没发觉。

两手空空的龙白月哪好意思开口索要这些，只好仗着还算天生丽质，硬撑着不化妆，可惜没有脂粉，当然就遮不掉天天晚上失眠的痕迹了。

龙白月对自己新添的衣服还是满意的，虽说没什么花样，但料子都是京城最考究的。虽然本朝对官员待遇优渥，除了俸钱、禄粟以外，还有职钱、衣赐、添支、恩赏以及公使钱等等。但紫眠供职于司天监，属于技术官，不在文武官员之列。所以俸禄不高，生活远不能像别的官员那样奢侈，能为她做到这些，已经算是相当尽心的了。